

林敏印象

陈李林

善良、温情、低调、睿智……安静地写作，心境单纯而不轻浮，成熟而不世故，灵魂丰盈纯净，对人亲切平易，又乐于助人，这是林敏留给朋友和淮北文学界作者的印象。

林敏在淮北日报社担任编辑长达二十七年，默默耕耘直至退休，可以说是大半生都在为他人做嫁衣。凡是热爱文学创作的人，无论是文青还是通讯员，她都一视同仁，经她编发的稿件不计其数。作为编辑，她处处为作者着想，总是站在作者的角度思考问题，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尤其是对于一些刚涉足文学写作的年轻人，她不仅对稿件提出修改意见，甚至亲自操刀把原稿改得面目全非，然后署上作者的名字发表。再加上她待人接物极为谦和，总是看到别人的优点，说话做事不紧不慢，沉稳持重，善良中透着人性的温暖，广受读者的尊敬。特别是一些年轻作者，将她视为前行的方向。或许是因为年龄，或许是她在淮北文学界的影响，作协成员和文学创作者们都亲切地称她为林老师、林大姐或林主席。

多年来，林敏在做好编辑工作的同时，始终坚持文学创作。她当过知青，在《那年的冷》中写道：“那一年，说是号召知识青年过革命化春节，都不回家。三个女孩都没回。……在果园里干活，一不小心掉进树根部挖的粪坑里，艰难挣扎出来，直奔冰河中清洗，刺骨的寒冷直抵人心，胸痛，打着寒战跑回家，一路上又冷又臭。”

在下放期间她当过猪倌，给生产队喂猪。文中提到“在养猪场时，因为在省级刊物上发表过几首诗，被具文化馆调去以工代干。”还别说，有时朋友聚会唱卡拉OK，她的歌唱得很专业，是典型的民族唱法女高音，这可能与她当过文化馆宣传员有关。

“后来她招工，分配到县建筑公司当学徒工。白天，北风怒号，扎钢筋混

土的支架，晚上和几个女工友一起拎着热水瓶走几里路，住在空房的一个大炕上。冷不说，还用一只盛水泥的橡皮桶当作马桶。”

“曾在离县城十公里的一家卫生院，当过一名护士。”

在《你曾被顶替过》一文中她写道：“下放两年之后，因吃苦耐劳表现好，被大队推荐到青岛医学院上大学，体检政审后，打理行装准备去大学报到时，却被一个领导的侄女顶替了。”自己失望，母亲也为之落泪。

她在《我考大学的陈年旧事》文中写道：“1977年12月10日，我与全国570多万青年一起走进考场。最终考上了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成了全国27万幸运儿之一。”

从当“知青”开始直至现在，她一直坚持文学创作，长达五十多年，曾在《小说家》《中华散文》《当代小说》《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发表了大量作品，荣获多个国家级、省级奖项。

出版有作品集《从左脚到右脚的距离》《重拾爱情》《流水斜阳》《在一座城市停止的理由》，堪称文学创作的常青树。

林敏的文学创作起步早、起点高，在下放农村当知青时就开始创作。她从小喜爱文学，在最艰苦的环境下，也从未放弃文学梦想。拖着劳动一天后疲惫的身体，当其他知青熟睡时，她却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阅读那个年代能找到的书籍。在一个疾风骤雨的早晨，她推开门，望着朝阳下北方原野上大片的高粱地，心生感动，灵感突现，提笔写下：疾风暴雨中生根拔节——棵棵映红了泉水/一排排烧红了天涯……红高粱和咱都是革命的种子/照红了千里平原的天上地下……这首诗刊登在《安徽文学》上，并被收录到《知识青年作品选》一书中。

70年代中期，因文革缘故，她全家迁回山东老家，期间在《山东文学》连续发表诗歌作品，如《养猪场的春天》《工地炊事员》等，反映她当猪场饲养员和建筑工人的生活，印证了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文艺创作理论。

她的诗作当时得到著名诗人、山东文学杂志社编辑桑恒昌、马恒祥等大家的高度评价。前年我的一首诗与诗人桑恒昌的诗发表在一起，林敏说她认识桑老。至于怎么认识的，一向低调的林敏没有提及。文革后，烟台市出版一本诗集《胶东春蕾》，一次就收录了她的多首诗歌，她的诗歌创作一发不可收拾。其中一首写爱情的诗，也是我唯一读到的一首：千里遥遥/你寄来一块礁石/你是说爱我像岩石一样坚定/还是说你要像礁石/做大海忠实卫士？这首诗感情炽热，似火山爆发，如火焰的白浪要熔化礁石一般，感人至深。

时隔多年，在80年代中期，她在浙江与诗人江健、老枪、丁竹合作创办诗刊《三角帆》，在孩子的奶瓶尿布中重拾诗歌，并同时开始小说创作。

她先后创作出多篇中短篇小说，发表在《清明》《山东文学》《安徽文学》《周末》等刊物报纸上。其间在报社与王健、刘宪法等人一起先后创办了《北方周末》《淮北晨报》。即便编务工作繁忙，她仍坚持文学创作，写

出不少有分量、有影响的散文随笔和小说。有人曾惋惜地说，如果林敏不从事新闻工作，走上专业文学创作之路，一定会成为全国有影响力作家。

五

林敏的作品，无论是早期的诗歌，还是后来的散文小说，给人一种时而身处现实，时而又在世外的感觉。这也成为其作品穿梭于虚幻与现实的路径和超现实的艺术技法。她始终在现实生活的人间烟火与理想的虚幻中辗转出入，构成作品的张力。有时她安心做一个俗世中的女子，把目光投向俗世的田野河流、麦子与蔬菜，甚至一只蚕、一只鸟、一朵花、一棵树……有时又像一个旁观者、一个哲人、一个“桃花源”外人，冷眼观世界。比如她的一些散文和小说，直击社会热点问题，将毒瘤剖开给读者看，十分尖锐，直击要害，发人深思。她的写作一直在现实与虚幻中穿梭，寻找精神的出口，在冰与火中铸就一种强大的力量，在现实与幻想中不断转变，在她的一系列作品中，创作的精神轨迹格外明显。

纵观她的写作历程，这与她丰富的生活阅历、广泛的阅读和不断学习密不可分。多种因素造就了她对生活的洞察力，使她在喧嚣中保持清醒，把握自己的写作方向，形成独特的写作风格。她的文章有深度、有思想、有文采，洋溢着浓郁的文化气息。

尤其是她退休后的散文随笔，选题更加慎重，凸显个性化，常常书写生活中的小事，角度独特，将日常生活审美化。没有刻意的结构经营，不求主题意旨的玄奥深奇。语言平白质朴，如白开水般清淡，像平时说话一样娓娓道来。尤其是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文笔愈加老辣缜密，清隽沉郁，遣词造句更加凝练，文风清丽脱俗。语言犹如月夜江水奔涌而来，既玲珑剔透，又变化出奇。正所谓“大匠不示人以璞，盖恐人见其斧凿痕迹也”。我经常读她的文章，自然会想起我的偶像作家孙犁和汪曾祺两位大师。不像有些作者，总是刻意显摆自己读书多，唯恐别人不知，食古不化又左右逢源，东拼西借、引经据典，其实就像无法祛除的伤疤，斧凿痕迹明显，味同嚼蜡。

尤其是林敏写亲情的文章，如《父亲的军毯》《悼念四姨》，通过回忆父母亲生活中的小事细节，情感浓厚。她把平常生活中的小事写成文章，治愈自己，也感染着读者。比如《鸽殇》《在城市地板上养蚕》等系列散文，文笔细腻灵动，充满对生活的热爱，十分有趣。

六

我与林敏相识，是在她1989年调入淮北日报社之后。我1985年调入淮北电视台，作为记者，有时我们会一起采访。她个头不高，戴着眼镜，一头短发，少言寡语，非常低调。但看她发表在报纸上的文章，却文采飞扬、才华横溢，这引起了我的关注。后来她在《北方周末》担任文艺编辑，我那时在写新闻稿件的同时，偶尔写一些散文小说，经王健和她的手编发，联系也就多了起来。有段时间她为作者开辟一个专栏，整版编发一个人的作品和照片，极大地鼓舞了作者。她编发我的一个专版，我至今仍保存着。尤其是在2000年出版第一本小说散文集《丢失的月亮》时，从联系作家出版社，到版面设计、纸张的选定，都是她一手操办，还写了一篇四千多字的评论。在我之后的文学创作道路上，她一直为我加油鼓劲，是我的忠诚支持者，并在不同阶段对我的作品撰文评论。我出版第一本诗集《十指上的烟火》，她写评论文章《逆流而上》；出版《陈李林的诗（上、下）》集，她写序言《逃离与回归》。尤其是我母亲去世后，我用19个凌晨写成一本书《寸草心》，林敏帮

着出主意，让她搞设计的儿子帮忙设计封面，在章节编辑上出谋划策，提出参考意见。疫情期间她去杭州儿子处，只带了一本书《寸草心》，阅读后写出长篇评价《一个人独坐寂静的世界》，发表在“林木森森”公众号和《淮北日报》上，后又被韩梅与曹伟两位老师诵读，在省内外产生一定影响。她的帮助，让我十分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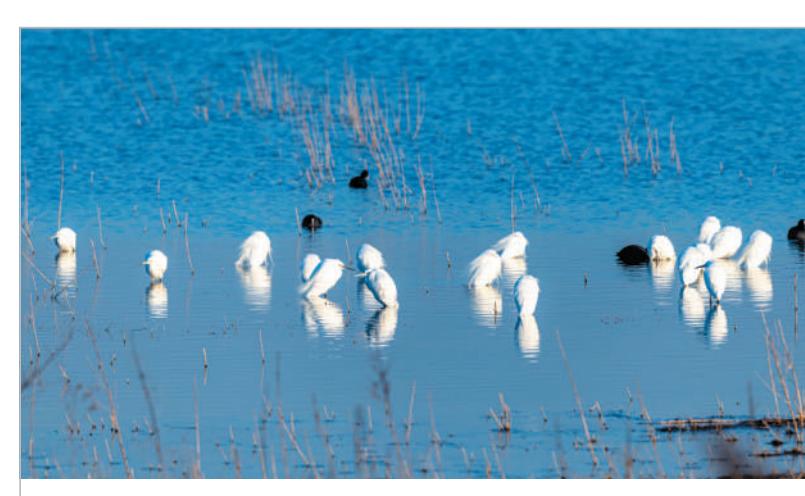
2000年我继李学诗之后当选为淮北市作协副主席。就作品而言，李学诗老师出版过长篇小说《矿山风云》。几位副主席：林敏、江峰（兼秘书长）、周翰藻、张秉政、汪晓佳，他们在创作方面都取得一定成绩。其间，很多日常工作都是江峰与林敏操办。十几年中，欣慰的是我们非常团结和谐。我一直认为文学创作是一种个人行为，只有潜心创作才能出作品。其间林敏、江峰、邱晓明、沙玉容等创作的诗歌、小说、散文，先后发表在省级和海外报刊上，有的还获得了国家级奖项。我在任作协主席之前写过不少散文小说，出版了《丢失的月亮》和《大地美丽》两本书，辞掉作协主席后出了四本诗集，而在任作协主席14年中，只写过一部中篇小说《新闻科长》和几篇散文。我认为作协是会员的家，组织鼓励支持会员创作，扶持推荐发表他们的作品，鼓励作品登上大刊，是作协主要工作之一。

说实话，我从1982年在《淮北日报》发表小说《麦收时节》开始，陆陆续续写了一百多万字的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视专题片解说词，退休后又习诗八年，接触过的诗人作家不少。仅就作品的深度和技巧的多样性，尤其是语言方面的成就而言，林敏是我敬佩的作家之一。她早期的诗歌，后来的小说散文，各个时期的作品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变化，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这与她不断学习、更新知识有关。不难发现，她最近的文字中有时还会出现网络语言，前卫而新颖。

30多年前从《淮北日报》走出去的大记者徐世访曾这样评价：“淮北的女性作者文字最耐读的有三个人，潘小平、傅瑛、林敏。潘的文字风格新锐，西化影响比较大；傅瑛文字有一定的学术意味，带着‘五四’前的气息；林敏文字朴实，寓意深，林木森森，特别是那篇《流浪汉与流浪狗》。纪实性随笔或散文，因为是‘我’的视角，更可信，温热，看上去没说啥，其实啥都在里面，从文字风格和谋篇布局，寓意温厚看，林敏更适合小说。”

当我把林敏写《寸草心》的一篇评论文章发给世访兄看时，他又在微信中说：“如此的书评也是少见！读罢，诗情，诗文，诗人的生存坐标，及大娘的意象，一文尽显了。且叙述逻辑繁复，文字构机敏，评诗人，引诗文，述己见，都是诗境叠翠，林木森森。我正在悠悠地读王安忆20年前出版的《读书笔记》，对照此篇，暗暗吃惊：聪慧的女性，尤其是女性文人，察人透事，用心、立意独到，剔肉刮骨，比男性的文字评论下手狠。读了大娘仙逝的章节，我心里五味杂陈，不细述也不必细述……。岁月，已在不见齿痕地重塑着你我和身边人啊！”

的确如世访兄所言，我在与林敏的交往中，无论从为人还是为文上，都获益良多。她青年时写诗，后来写小说散文。我年轻时写散文小说，进入老年写诗歌。这样一来，对她的作品就有了一个不同的视角。她的达观，在困境与各种挑战表现出的从容和优雅，用智慧与淡定面对人生中的风风雨雨，用坚毅的意志迎接人生的挑战和睿智，令我敬佩。她和一些同仁的鼓励与鞭策，让我不得不认真对待自己笔下的一字一句。我庆幸自己与一些优秀的灵魂交流唱和，得到启示，相互激发出写作的热情。



休憩

■ 摄影 王屈

烟火里
做旧的时光

(组诗)

冯岩

又铿亮在淮北
春风倒叙，迎出十里
杏花口对口承诺一齐开远道而来的疲惫被香气和热情
感染。隋唐运河古镇有了脚步声
濉溪的青石板又铿亮了一层
黄里的杏花一遍遍重复走过的脚步
一瓣落在头顶一瓣落在掌心
双向奔赴的是诗词里的偏旁跌落的花瓣与脚步重合
丈量天藏寺的高度
古树的残骸在春风里重生
也有更多的诗和杏花浮在半山腰
像云朵一样嵌出错落的层次
逐句分行濉溪古镇
青石板磨光了记忆
相熟与陌生擦肩而过
烟火里做旧的时光敲击青石板
实木门板卸下朝阳招揽目光
香气与叫卖声生成人间烟火
涌动的脚步把古街踏实
脸上的笑容不分南北
南腔北调回眸一笑，只是瞬间
人间烟火里的记忆便是百年味蕾品酒，品茶
苦辣酸甜从趾尖到舌尖
濉溪口的夕阳红了黄了
小船驶过落在水面的那抹倒影
宋代的水运延伸清代的繁忙
追逐落日的余晖转眼千年古睢书院
在石板街可以屏住呼吸
屏蔽杂音，一缕墨香映在半窗
悠扬的古琴在木香的厚重里环绕
书声因人而异，来自四面八方
一砖一瓦是喧嚣中的净物
藏书屋里藏起作家的名字
只要静下心来，文字便活泛起来
商铺之中的宁静穿越风雨
睢水之滨融入大爱，爱到极致
一砖一瓦，雕梁画柱汗水不问星光在微风婉韵里落笔
敞开的门清雅到内心
心灵在此刻驻足
临涣古城
走进古城的人心里都装着旧事
青砖青瓦调和天空的蓝
两根琴弦翻不过去旧事
茶铺是古街的标识
大碗的茶解渴也润泽疲惫
旧时光的滋味在红色的茶汤里漏下梗
咂摸出人间烟火中的余味棒棒茶
在他乡洁身。自爱，不卑不亢
截取多余的枝干
在临涣古城有了一席之地
弱水三千，每一个茶楼都只取一眼泉
甜从舌尖直奔喉咽润肺也润心，家庭琐事邻里纠纷
一口茶，人间的温暖越来越浓烈大鼓敲出的岁月都是故事
人生启迪在茶水里浓淡相宜
茶从舌尖润进岁月，品尝哲理生活的细节在鼓槌起落间调和
习俗让真情延续六百年怡心茶楼也怡情，一口浓浓的棒棒茶
把距离 友情拉到对面
酒后吐出的真言都是心里话
相识，相知，相融黄里的杏花
一片一片开。美在视线内外
不用刻意寻找，开过的花，风一吹
便会落在肩头和诗人说情话笑脸都挂在脸上
花开的白羞涩地粉嫩起来
不分性别和地域，视线从大地上连片
一棵挨着一棵在笑声里寻找自我
迎接八方宾客，也有诗人堆叠的诗词杏花诗会的文字在眼里跳动
目光聚拢一束束光，温暖和诗意汇合
人间仙境在黄里随三月的春风
迎来送往，飘出香气和喜悦

春之寒日

晓犁

今年此时的春，乍暖还寒。望着远处云与雨声残响里的天际，仿佛时间还停留在冬日那氤氲的寒意之中。然而，春的脚步却又真切地踏了过来，带着几分倔强与不甘，奏响了一场季节交替中最鲜活的序曲。

今还春寒，广袤的天空上或是阴沉或是晴明，那远处的云像是被水洗过一般，灰扑扑的，沉甸甸地压在大地上。春寒多雨，时常似有若无地飘落着，如同细密的针，轻轻洒落在身上，虽不至于让人感到刺痛，却也足够让人清楚地知道，这春，还未完全褪去冬的凛冽。雨滴打在屋檐上，滴答滴答的声音，像是大自然的时钟，缓慢而有节奏地走着，敲打着心底那根对春的期待的弦。

湖岸上的那株柳树，总是充当着春的信使，却也带着几分春寒里倔强的沧桑。柳条在微风中轻轻摇曳，真像是春姑娘那柔美的发丝，却也带着一丁点不易察觉的颤动。那嫩绿的芽苞，像是镶嵌在柳条上的翡翠，透着一股似儿童嬉戏中顽皮的生气。它们在寒风中努力地生长着，仿佛在向这寒冷未尽的天地间宣告自己真实性的存在。

春之寒日，也是含蕴出一种别样的韵味。气温很低，却没有了冬日的萧瑟与荒芜，却多了几分朦胧与静谧。寒意让大地的色彩显得更加深沉，那些被寒风吹得微微泛黄的小草，在雨水的滋润下，正酝酿着又一度的新绿，像是在为深春的到来积蓄着改天换地的欣喜。田埂上的野花，早早地在寒意中悄然绽放，或是淡雅，或是娇艳，花瓣上总挂着晶莹的雨滴，宛如一颗颗璀璨的珍珠，在这春寒里闪烁着生命的惊奇。

乡间的小路上，泥土的芬芳中混杂着寒意即褪的不舍。路边高高低低的树木，身上残留着冬日的痕迹，那些干枯的枝丫，像是被岁月雕刻过的艺术品，错落有致地向天空伸展着；偶尔有几只鸟儿在枝头跳跃，发出清脆的叫声，为这寂寥的寒日增添了几分生机。

春之寒日里，人们似乎也多了几分对生活的思考。在这乍暖还寒的时刻，我们感受到了生命的顽强与坚韧。冬日的严寒过后，春总会如期而至，这就像生活中的困难与挫折，虽然会让我们感到寒冷与迷茫，但正是这些经历，让我们更加坚强，更加懂得用心地珍惜。我有足够的信念，相信春之寒日必将过去，暖心的春一定会在花香鸟语间愈发浓郁起来。虽然这春之寒日充满了未知与期待，但它也正是春天的独特之处。在这短暂的寒日里，我们等待着，期待着，相信不久之后，那温暖的阳光和蓬勃的希望若枝条上的梅花，载着万物复苏的暖阳，带给所有的人活生生、鲜灵灵、香喷喷的惬意。

《春之寒日》
收听音频版

请扫二维码

听雨入眠

王丽萍

吃过晚饭，拉开窗户玻璃一看，下雨了。窗外的世界，被暮色与雨幕交织笼罩，天地间一片朦胧。夜幕早早降临，像是为这场雨拉上了神秘的帷幔，催促着我躲进屋内，开启一段与雨夜相伴的静谧时光。

我轻合书本，熄了那盏过于明亮的台灯，只留下床头那散发着柔和暖光的小灯。灯光晕染出一小方温暖的天地，与窗外的雨世界形成鲜明对比。雨丝如银线般密密麻麻地落下，打在窗玻璃上，汇聚成股股细流，蜿蜒而下，模糊了窗外的景色，却为这夜增添了几分迷离的美感。

雨声，是这场夜曲的主旋律。起初，它是轻柔的低语，似春蚕在悄悄咀嚼桑叶，又像微风拂过竹林，发出细微而清脆的簌簌声。渐渐地，雨滴开始变得急切，敲打着窗户的玻璃，“滴答滴答”，每一声都落在了心尖上，错落有致，宛如一首灵动的打击乐。紧接着，狂风裹挟着大雨，雨滴重重地砸向地面，砸向窗棂，发出噼里啪啦的声响，像是千军万马在奔腾，又似汹涌的海浪拍打着礁石，气势磅礴，让人心潮澎湃。

我慵懒地蜷缩在被窝里，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张脸，静静地聆听着这大自然的交响乐。思绪随着雨声飘远，回忆起那些与雨有关的往事。小时候，每逢下雨，我总会穿着雨靴在水坑里欢快地蹦跳，溅起一朵朵水花，笑声在雨中回荡。长大后，我喜欢在雨中漫步，感受着雨滴落在肩头的清凉，思考着人生的方向，雨成了思绪的寄托。如今，在这雨夜，我抛开一切烦恼，沉浸在雨声编织的世界里，仿佛找到了心灵的避风港。

在这雨声的陪伴下，困意渐渐袭来。眼皮越来越沉重，意识也逐渐模糊，但我仍贪恋着这雨夜的宁静，不愿睡去。雨声似一首温柔的摇篮